



序

008

無心插柳的金學路

增訂版序

012

金學路續篇：從無心插柳到有心栽花



第一派

016 武俠小說與金庸小說

武俠小說的內涵與本質 017  
金庸武俠小說創作、連載與修訂 021  
金庸小說的故事系統 038

第二派

042 金庸小說的情節與結構

武俠小說故事情節的特點 043  
金庸武俠小說的敘事功能 047  
金庸武俠小說情節結構的啟示 069

第三派

072 金庸小說的藝術技巧

金庸小說語言的特色 074  
金庸小說的影劇敘事技巧 092

## 第四派

### 110 金庸小說改版

- 金庸小說改版是文學史的大事 111
- 重要修改舉隅 112
- 三版小說各有千秋 130



## 第五派

### 132 十五部小說分論

- |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書劍恩仇錄 134 | 白馬嘯西風 162 |
| 碧血劍 137   | 天龍八部 165  |
| 射鵰英雄傳 141 | 連城訣 171   |
| 雪山飛狐 145  | 俠客行 173   |
| 神鵰俠侶 149  | 笑傲江湖 176  |
| 飛狐外傳 153  | 鹿鼎記 180   |
| 鴛鴦刀 155   | 越女劍 184   |
| 倚天屠龍記 158 |           |



## 第六派

### 186 「讀」金庸

- 閱讀金庸 187
- 研究金庸 190
- 觀賞金庸 195

## 新興門派

### 216 對讀金庸

- 「對讀」與「成見」 218
- 對讀的標準：是否符合原著 218
- 從對讀發現小說的不可譯性 222
- 總結 239

## 特別收錄

- 241 《明報晚報》修訂版《雪山飛狐》插圖（雲君繪畫）

## 參考書目

268

## 鳴謝

270

## 一

1999年，我選定了以金庸小說為研究對象，撰寫博士論文。一年過去，指導老師看我毫無進展，就替我報了名參加在北京大學召開的「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」。我像趕鴨子上架般，發表了人生第一篇會議論文〈虛竹傳奇的格雷馬斯解讀〉，雖然沒有引起很大的注意與回響，但算是正式邁上了金學路。

金庸出席了研討會頭兩天活動。台下的他，邊用心聽台上的人發表對自己小說的看法，邊用筆寫下重點，聽說是為修改小說收集意見（也就是後來的新修版）。我一直很好奇，聽別人對自己作品大放厥詞，到底會有甚麼感受。休息時間，金庸從洗手間出來，其他人正要蜂擁而上，我使出了「凌波微步」，迅速靠近金庸，請朋友為我們合照。午餐時間，還沒有開席，大家都在等金庸，我一看到他進入餐廳，又使出了「神行百變」，再次迅速靠近金庸，請他替我在鄭拾記出版的舊版《天龍八部》第一冊（十六回本）上簽名。當時心裏盤算：其他人都是拿內地三聯版或香港明河版《金庸作品集》給他簽名，只有我拿鄭拾記舊版，金庸一定會注意到，就更可能答應簽名了。金庸簽是簽了，但搭上一句：「這本是盜版的。」其實我一直聽不明白金庸的外省口音，但很奇怪，這句我懂了。我當時很愕然，明明是正版出版社，為甚麼會說是「盜版」小說？我得到啟發，日後研究金庸舊版小說時，提出「鄭拾記盜印金庸小說」看法。每次惹來質疑，我都理直氣壯地說：「金庸親口說的。」

## 二

2009年，由於工作需要，我拿出了壓箱底的收藏，舉辦「金庸小說版本展」。為要讓展覽更有看頭，我冒昧寫信給金庸，請他借出或送出手稿。信寄出後一個多星期竟然得到回應，明河社職員請我到北角辦事處拿手稿（掃描稿見本書「第一派 武俠小說與金庸小說」）。我清楚記得，那個時候還多嘴地問：「要還的嗎？」「當然要了。」語氣溫柔，語調堅定，讓人不敢造次。

為了展覽，我製作了宣傳單張與場刊，以圖文並茂方式簡略介紹展品特別之處。沒想到一石激起千重浪，雖然展覽只有短短兩天，但得到很大回響，之後我還經常收到電郵，索取場刊。後來跟各地金迷多了交流，有些人表示，那本場刊讓他按圖索驥，有系統地去收集金庸舊版小說。我知道那是恭維話，不可盡信，但二手書市場上確實多了買家，金庸舊版小說售價自此水漲船高。

展覽舉辦後三天，我立刻歸還手稿。沒想到一個多月後，意外獲得金庸邀請，到香格里拉酒店「夏宮」參加晚宴。當晚出席的，還有金庸的好朋友倪匡與有「女金庸」美譽的武俠小說新進作家鄭丰。我雖然敬陪末座，但一次能夠近距離接觸三位當世著名作家，也就值了。席間主要是倪匡高談闊論，金庸很少發言。後來即使多說了，我卻因聽不懂他的口音而沒有任何反應，幸得查太太第一時間轉述，我才懂得回答。其實，就算不是口音，我也會因為過於緊張而影響聽力。整個晚宴，我只聽懂金庸說的一句話：「我現在膽子很小，因為割了膽子。」不過，其實到了今天，我仍然不能確定自己有沒有聽錯。事隔多年，我早已忘記晚宴的確切日期，幸好金庸送了我他寫的《金庸散文》，上面簽了名，日期是「二〇〇九、九、八」。

展覽舉辦後，我收到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的邀請，希望我參加學術研討會「中西與新舊——香港文學的交會」。我在準備展覽時，對舊版的金庸小說有了更深的體會，怕日子一長會忘記，於是寫了〈自力在輪迴：尋找金庸小說經典化的原始光譜——兼論「金庸小說版本學」的理論架構〉，認真探討舊版金庸小說的連載與出版問題。我運用了師承自台大中文系的「版本學」與「目錄學」，小心比對舊版藏書與報章複印資料，釐清當時脈絡，也糾正了一些坊間以訛傳訛、想當然的錯誤（例如，一般人認為三育版的金庸小說與連載版都屬於舊版，內容一模一樣，但其實，三育版已經經過金庸修訂）。

### 三

我原以為與金學的關係到此為止，沒想到四年之後，我獲得香港文化博物館委託，為「金庸館」開館做研究，題目是「金庸小說與流行文化」。研究完成後，我借出了全數收藏給博物館。後來又應《香港作家》邀請，發表了〈一人有一個金庸〉，內容其實是「金庸小說與流行文化」的簡略版。之後由於配合博物館「金庸館」的開幕宣傳，我在書展上做過講座，也接受過專訪，既談金庸舊版小說，也談「媒體衍生下的金庸小說」。

2017年，我又收到邀請，到蘇州大學參加「第二屆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暨武俠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」，我害怕面對各方專家，本想拒絕，但邀請人是老師，那是不可抗逆的因素，我只好以〈他力復轉生：50-80年代金庸小說漫畫發展述略〉為題，再次參加研討會。

2018年10月底，金庸辭世，我又應邀寫了一篇記念文章〈從金庸小說到金庸小說現象〉。2019年8月，獲得台灣遠流出版社的接納，出版《漫筆金心——金庸小說漫畫大系》。

過去二十年，我都走在金學路上。現在回想，其實大部

分研究都是「應制」之作，被動多而主動少。許多專家學者都在金學領域表現傑出，我難望其項背。我唯一可恃的，就是自己不算少的舊版藏書與金庸小說漫畫。慢慢地，我找到了屬於自己的金學路：結合古代藏書家與現代文學研究的方法，從「自力輪迴，他力轉生」兩個角度，探討金庸小說各版發展與跨文字現象，多年來也累積了一些看法。「千江有水千江月，一人有一個金庸」，是我對金庸小說以至金庸小說現象的最終評價。

### 四

寫作本書，可以視為自己閱讀金庸小說從無到有的總結。副題「金學入門六大派」指探討金庸小說的六個向度：舊版版本、故事情節、寫作技巧、內容修訂、專書探討，以及跨文字改編。金學的內容當然不止這些向度，但作為「入門」書，從這些範圍出發，尤為適合。

我一直認為當代的流行文學（或稱「通俗文學」）研究走錯了方向，或至少，起錯了頭。古人研究重版本考證，建立目錄，但學院派對流行文學的研究，過於着重探索作品的深層意義，反而忽略了流行文學的社會流布現象，諸如各地異時的不同版本出版概況，以及散見於網絡世界、電子媒體、印刷媒體等的相關資訊（包括有關作者的訪問）。現代資訊雖然發達，但資料過多更易於流失，研究流行文學的人，理應為作品蒐集各式各樣的資料，製作目錄，但真實情況往往背道而馳。學界不重視，但禮失可求諸野，本書「第六派『讀』金庸」，提到台灣許德成的〈金庸作品改編影視年表〉、吳貴龍的《亦狂亦俠亦溫文——金庸的光影歲月》，以及楊曉斌的《紙醉金迷——金庸武俠小說大系》，正是最佳示範：任何喜愛金庸小說的人，只要持之以恆，都可以在金學領域獨當一面。

當然，一切須從「入門」開始。

2021年，我到英國旅居；由於疫情大流行，入境要隔離十天，不能外出，我就利用這十天時間來寫《何以金庸：金學入門六大派》。全書逾九萬字，約四分之一的篇幅其實取材自我以前寫的文章（包括博士論文），再化繁為簡，重新改寫。由於起步太晚，即使再努力，仍趕不上香港書展首天開售，要到第三天才出版。少了書展助力，原以為銷情不佳，沒想到書展過後，編輯越洋告訴我，首刷已經賣得差不多，還計劃加印。只是後來因為疫情仍然不穩，二刷要延到2022年才落實。

2023年，我一口氣完成了三本書：《流金歲月：金庸小說的原始光譜》、《尋金探本：流金歲月番外篇》二書，是與本地著名金庸著作收藏家鄭啟東先生合作，由台灣遠流出版社出版。7月時，又在香港書展推出《何以金庸II：人物情節快閃榜》。那時候，我以為二刷的《何以金庸》還有剩書，舊著與新作以系列姿態並列擺放，增添氣勢。沒想到二刷早已賣完，《何以金庸II》只能在書展裏「斯人獨憔悴」。

10月時，出版社決定再印，我以為是三刷，曾想過要求編輯在封面印上大字「第三版」。上世紀80年代初期，新成立的「博益出版社」延請港台著名作家出書，諸如黃霑、林燕妮、倪匡、張曉風、張系國等人的作品廣受歡迎，出版社不斷重印。每印一次，都會在封面上標誌「第X版」。我那時還在唸中學，覺得這幾個字拉風奪目，就像金輪法王練龍象般若功，「第二版」、「第三版」……一層一層練上去。更幻想自己日後出書，能夠比照

博益做法。事情的最終發展是：編輯建議多寫一章出增訂版，等於關機重置，兒時的幻想隨即破滅。

由2019年至2023年，我共出版了六種書。除了市面發售的一般版外，出版社還為我印製作者版。作者版雖然內容與一般版無異，但由於封面與贈品不同，加上不在市面販售，也就成為我與朋友、相識的讀者之間的特別交流媒介。如今編輯提出「增訂版」，又在我想像之外。我一直以為原書要出版經年，才能有增訂版。《何以金庸》不足三歲就迎來增訂版，我覺得好玩，也就答應了。只是沒想到，好玩背後是無窮壓力，更甚於十天寫完《何以金庸》。

第一、原書名為「六大派」，分別從六個角度介紹金學入門途徑，現在多加一個門派，就是自打嘴巴。當初構思六個角度，其實已經搜索枯腸，再加一個角度，既要入門又要突破原來框架，有了條件限制，創作就不能天馬行空。

第二、我答應編輯用一個月時間寫新加章節，但光是思考主題與敲定內容方向，已經花了兩個星期，到動筆（鍵盤）時已是11月下旬。然而，我同時要為另外兩個活動做準備，一是在12月初舉行的香港文學研討會，我以〈從金庸小說改版談香港流行文學的研究與文獻保存〉為題撰寫論文，另一是在12月中舉行的講座，由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辦，我獲邀擔任主講人，講題是「尋跡金庸『武』林」。本來，增訂章節、撰寫論文、準備講座三件事情，時間不同，我只要按照「死線」的先後次序完成就可以，問題在於主題內容都與金庸小說相關，於是，我在這段期間，就由邱博士搖身一變為神奇博士，不斷在金庸的多元宇宙中跳出跳入。思緒是三匹朝不同方向的野馬，一匹野馬正全力往向東狂奔時，卻因為小說某一元素而觸動另一匹野馬，又被拉扯往另一邊思考。我一時寫新章節，一時寫論文，但寫不了多久，又去準備講座的

簡報內容。12月初，我最終幾乎同時完成三個項目。也就是說，增訂版章節延誤了一星期，論文按時完成，而講座提早一星期準備好。

新增的派別名為「對讀金庸」，談金庸小說與影視改編作品。近年來，我指導學生寫碩士論文，部分學生研究金庸劇，我驚訝大家都以「是否符合原著」為唯一論點。我不同意，但學生都不明所以，認為談影視改編，應以符合原著為原則。我知道坊間、網上的討論也大多取用這個觀點，可我偏不服氣：憑甚麼新創作的金庸劇就一定要用單一觀點來評論？研究金庸劇時為甚麼只能說哪裏符合原著（或金庸想法），哪裏不符合？因此，我轉換其他角度，嘗試為看金庸劇、讀金庸小說提供新的金學入門方法。

金庸雖然已經身故，但2024年是他一百歲誕辰，海峽兩岸四地都各有紀念活動。我廁身其中，今年計劃出版《漫筆遺訣 金心補篇》與《何以金庸 III》（還要參與多個展覽、研討會與講座）。朋友詫異：「你還有東西可以寫？」有的。但不是「我有東西」，而是「金庸有東西」。一直以來，我不認為自己是作家，而只是文獻記錄者，想要客觀地記錄金庸的相關文獻資料，讓日後的人能夠知道香港曾經有過一位偉大的作者。金庸之所以偉大，從文學創作角度來看，這位作者不斷修訂改寫自己的小說，一次又一次地用新積累的人生經驗重新解讀自己過去的作品。從文創與藝術事業角度來看，這位作者為海外內華人提供了歷久常新、童叟皆宜的娛樂、藝術與文化元素，無數人從金庸小說提取再創作題材，衍生出各式各樣的文化產品。可以說，過去幾十年，華人社區文創事業蓬勃，金庸小說應記一大功。「金庸」，實在有太多太多東西可以記錄下來。

時間一分一秒過去，資料也一點一滴消失，今天已經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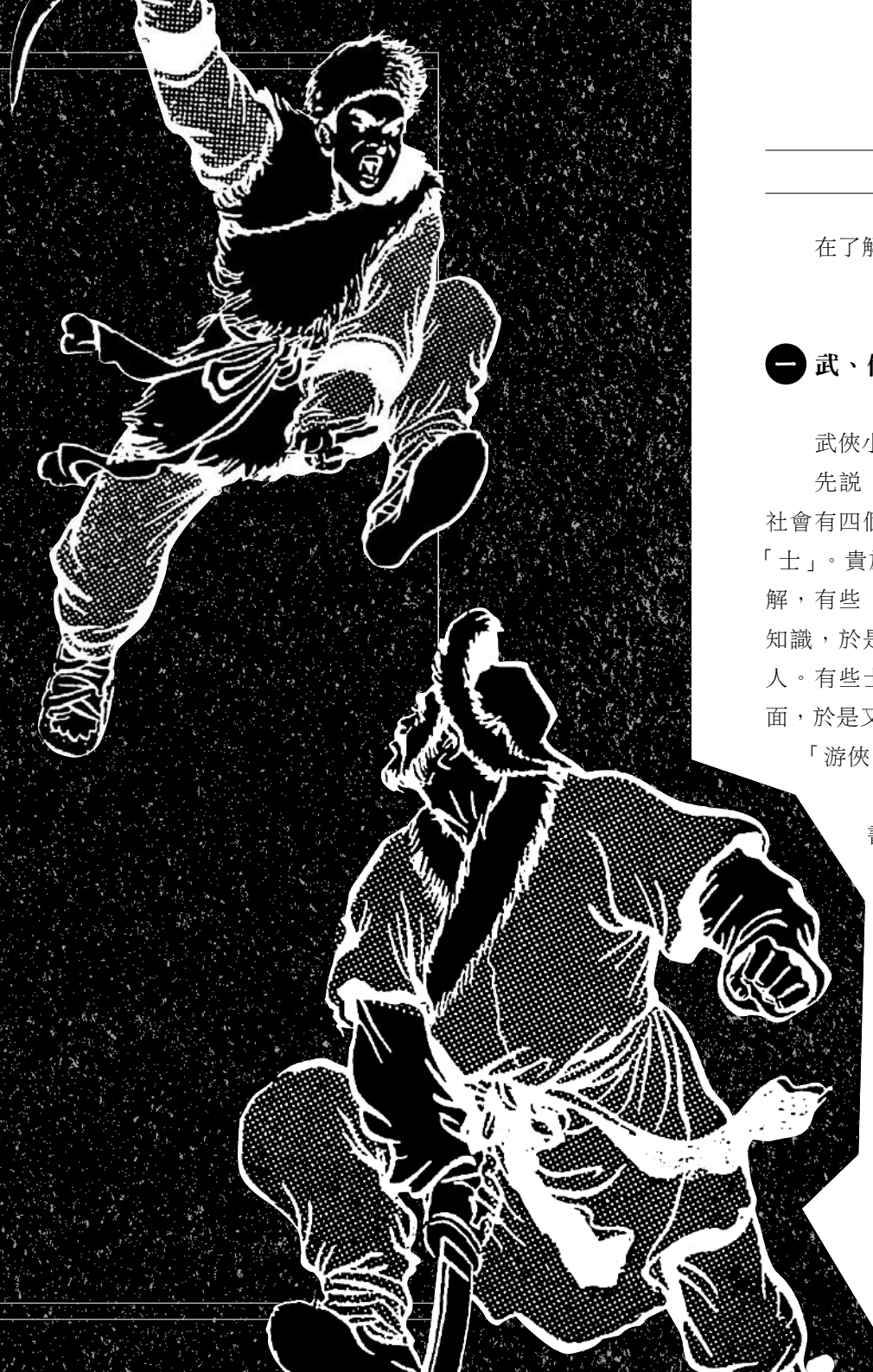
窺昔日原貌（例如我們已經看不到謝賢與南紅主演的電影《神鵬俠侶》）。如果不趕緊記錄，後人所看到的就更加不完整了。金庸小說給了我很多，記錄與小說相關的文獻資料即使不是我的使命，也是我的任務。我自己一直這樣想，也會一直這樣做。

這本小書出版增訂本，除了再次感謝為原書貢獻繪圖的諸位好友李志清、原天擇、慧男、ej26、威士忌貳零玖外，還得感謝新進金庸小說收藏家陳文偉先生。增訂版的贈品是黃龍繪畫的漫畫《碧血劍》創刊號復刻本，原書約於上世紀60年代初出版。復刻舊作能夠讓早已消失的金庸小說的相關資料重現人間，延續生命，確是美事。感謝陳文偉先生慷慨借出漫畫供我掃描；我不認識陳先生，由好友吳貴龍居中穿針引線，我也要謝謝吳貴龍兄。鳴謝頁有一張新圖，由慧男繪畫，主題是「張無忌與聖火令」，金庸小說諸多兵器中，我獨鍾情聖火令。把這張圖放在書末，既可以作為「對讀金庸」的壓軸，示範創作人如何從小說提取創作題材，轉生金庸小說，又可以供筆者自娛，更能記錄友好情誼，一舉三得。再次謝謝慧男。

是為增訂版序。

2024年1月

# 武俠小說與金庸小說



## 一、武俠小說的內涵與本質

在了解金庸武俠小說之前，要先明白武俠小說的特質。

### 一 武、俠、小說

武俠小說，顧名思義，包含了三個元素：武、俠、小說。

先說「俠」。三千多年前，周朝建立了封建制度，貴族社會有四個等級，分別是天子、諸侯、大夫，以及最下層的「士」。貴族要接受文、武兩方面的訓練。後來，封建制度瓦解，有些「士」變成了平民。這些士擁有平民百姓所沒有的知識，於是遊走各國，找尋能夠賞識他們才能並任用他們的人。有些士比較擅長「文」方面，有些士則較擅長「武」方面，於是又分出兩類人來，擅文的稱為「游士」，擅武的稱為「游俠」。俠士俠士，就是這個時候出現的。

在先秦時期，「俠」的形象其實不怎麼好。《莊子》書中有這麼一段記載：

吾王所見劍士，皆蓬頭突鬢垂冠，曼胡之纓，短後之衣，瞋目而語難。（《莊子·說劍》）

劍士也就是游俠。在莊子眼中，這些俠的衣着並不整齊，只為方便打架，而神態則是怒目相視，互相惡言責難。

能「武」的人稱為俠，甚麼是武呢？這在古代



的典籍中記載得並不詳細，〈說劍〉篇只說「相擊於前，上斬頸領，下決肝肺……無異於鬥雞」。互相斬殺，就是「武」的表現。古代文獻中，對武的描寫並不詳細，往往只是三言兩語。正由於不太重視「武」的部分，古代的武俠小說，稱之為「俠義小說」更加合適。「俠義」一詞，突顯了「俠」的另一個特質——義。

「義」，現在一般解作「義氣」，但原來在最早的時候，只是解作「宜」，也就是合適、合宜的意思。古人認為，做了「合適」的事，就是達到「義」。作為「義氣」的義，大概是到了漢代才出現。司馬遷寫《史記》時，提到當時「俠」的特質：

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諾必誠，不愛其軀，赴士之厄困。（《史記·游俠列傳》）

司馬遷雖然沒有清楚指出這就是「義」，但言而有信，做事不會半途而廢，答應過的必會做到，甚至可以不要自己的性命，只為解決別人的厄困，已經與現在所謂的「義」非常接近了。

唐代以前，俠義小說不多，篇幅也較短，主要是與俠義行為有關的記聞。從唐代到清代，俠義小說無論在內容上還是篇幅上都有很大的改變。唐代的俠義小說，又稱為「劍俠小說」，除了多了一把劍作為道具外，更有女俠的出現。明清兩代的俠義小說，又往往與朝廷拉上關係，如《水滸傳》中的梁山好漢是與朝廷對抗的勢力，而《七俠五義》中的南俠展昭，則是官俠，協助包青天包大人偵查案件。

## 二 武俠與神話

在對武俠小說的概念與發展有了基本認識後，接下來便須了解武俠小說的本質。

每個時代的武俠小說（或俠義小說）儘管俠客形象、俠義行為與小說體裁各不相同，但都有一個共通點，就是：「俠」是人們對渴望得到有能力的人幫助解決當下困境的心理投射。這與童話有非常相似的地方，因此，武俠小說向有「成人童話」的美譽，是成年人幻想世界的呈現。

武俠小說甚至可以說是成人神話。在民智未開的年代，人們幻想世上有神人。現實世界講求科技與實證，神話幻滅，而武俠小說正可以派上用場，能夠滿足人們對神話的追求心理。武俠小說的武學描寫充滿想像空間，神話世界的神仙相當於武俠小說的俠客。神話世界中，神佛救世，而武俠小說中，救世解困的則是俠客。武學秘笈神兵利器是神仙法器，輕功是飛天遁地的神能，玄功內功則是仙術法力。有了這些超出自然、現實的「能力」，就能夠應付之前不可能應付的場面，解決原本不能解決的問題，從而達到人人希望追求的境界。

閱讀武俠小說是娛樂文化的行為，讀者喜愛武俠小說，不是用文化繼承、了解中國文化傳統的心態來看的，而是以滿足怪力亂神的心態來閱讀。那是在神話退位以後，人們仍然渴望從神話得到滿足的心理延續。由此可見，武俠小說不但是成人童話，還是成人神話。





### 三 金庸小說的神話基因

作為成人童話，甚至是成人神話，金庸小說確比其他武俠小說更具有神話功能。

第一、金庸小說改變了傳統武俠小說的寫法，主要以人物為描寫中心。傳統武俠小說中的武俠人物只是作為輔助者，為那些貧弱受欺壓的人或忠臣義士服務。金庸卻不同，不以事情而以人為重心的描寫方法，使得小說有很多空間來天馬行空。小說主人公不用為他人服務，作者只描寫主人公自我完成的人生經歷便足夠。如此一來，武學秘笈、神兵利器，就成為俠客在武林的「神話」世界中「成仙」的必然憑藉。

第二、金庸武俠小說「武學」成分之多，絕對可以滿足任何一個愛好怪力亂神的讀者。這也是為甚麼金庸小說面世以後，受歡迎程度很快就蓋過前人的主要原因。金庸小說把「學武」與「武學」的元素以幾何級數般不斷擴大。九陰真經、九陽神功、蛤蟆功、降龍十八掌、一陽指、玉女心經、太極拳劍、聖火令神功、乾坤大挪移、辟邪劍法、獨孤九劍、北冥神功、六脈神劍、小無相功、易筋經、吸星大法、神照經等，哪一種不是家傳戶曉、膾炙人口的武功？《倚天屠龍記》就是很好的例子。在金庸眾多小說的男主角中，張無忌不是最受讀者歡迎的人物，但《倚天屠龍記》受歡迎的程度不一定比其他武俠小說低，九陽神功的威勢也不比九陰真經遜色。這完全是金庸為武俠小說加入了非常多的武功元素所致；這種元素就像經人間化的神話元素，滿足了讀者追求怪力亂神的好奇心。

金庸小說作為成人童話、成人神話，武學的元素居功至偉。研究金庸小說，自然不能忽視「武學」這個元素。

## 二、金庸武俠小說創作、連載與修訂

### 一 武俠小說的創作與連載

1955年2月8日，金庸於《新晚報》上開始連載《書劍恩仇錄》，自此展開了長達十七年的武俠小說創作歷程，一直到1972年9月23日，《鹿鼎記》連載完畢；前後共寫了十五種小說。當中，只有《飛狐外傳》、《鴛鴦刀》與《素心劍》（後改名為《連城訣》）先在雜誌上連載，其餘都是先在報紙上連載，每天約1,000-1,400字。這一時期的小說，通稱為「舊版」。

這十五種小說的連載情況如下：

小說	連載刊物	起	迄
書劍恩仇錄	《新晚報》	1955-02-08	1956-09-05
碧血劍	《香港商報》	1956-01-01	1956-12-31
射鵰英雄傳	《香港商報》	1957-01-01	1959-05-19
雪山飛狐	《新晚報》	1959-02-09	1959-06-18
神鵰俠侶	《明報》	1959-05-20	1961-07-08
飛狐外傳	《武俠與歷史》	1960-01-11	1962-04-06
鴛鴦刀	《武俠與歷史》	1961-01-11 (?)	1961-02-11 (?) <sup>1</sup>

1 從現存資料來看，《鴛鴦刀》先後在《武俠與歷史》和《明報》上連載。在《武俠與歷史》連載的，只有四期，分別是第37期的〈鴛鴦刀（上）〉、第38期的〈鴛鴦刀（中）〉、第39期的〈鴛鴦刀（下）〉和第40期的〈鴛鴦刀（尾聲）〉。這四期的出版日期是1961年的1月11日，21日以及1961年2月1日，11日。在《明報》上連載的，則是從5月1日到5月31日。有人認為《武俠與歷史》這個日期並不真確，不能全信，而以《明報》為最先連載的地方，最早連載的日期當在1961年5月。不過，現存的東南亞報紙《中國日報》1961年3月27日已經連載《鴛鴦刀》。由此可見，《明報》上的連載，不是最早的。最早的應該是《武俠與歷史》，但確切日期為何，現在已經難以稽考。

